

# 揭開人工受孕的真面目

Mirosław Rucki 著 古思譯

本文譯自公教雜誌“Love One Another”第十五期內的一篇文章：

“The True Face of in vitro Methods”

表面上，這似乎是個自相矛盾的現象。那批支持墮胎，贊成殺戮未出生嬰兒的人士，如今居然振振有詞：為了解決群眾不育的問題，非全面推廣人工受孕的方法不可。使人心寒的是：這兩種主張，其實絕不矛盾。維護生命的戰爭已經踏入了第二個階段。在這個回合，我們要對抗的，是一股以「醫治不孕症」的名義來濫殺無辜的勢力。

大家都知道，以人工受精來製造試管嬰兒，並非醫治不孕症的辦法。不過，卻有越來越多的醫生，不但不去治療不孕症，反而催促夫婦們去製造試管嬰兒。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，有一個可以取代人工受精，但又合乎道德的好方法，那就是自然生育科技 (Naprotechnology or Natural Procreative Technology)。這種科技是由一個名叫多默·賀澤生 (Thomas Hilgers) 的美國醫生所開發的。使用這種科技時，首先要細心檢驗病人在自然生育週期內的生理變化與生物化學變化，然後對症下藥，消除無法懷孕的病因。當然，自然生育科技並非萬能，不能治好一切不育的婦女；不過與成效低得多的人工受精法 (人工受精根本不能醫治不孕症) 比較，它對人的生命卻不會構成威脅。相反，在製造試管嬰兒的過程中，必然有無辜者的生命慘遭殺害。若把這種大規模地殘殺未出生嬰孩的方法稱為「大屠殺」(genocide)，並非言過其實。

試想想，屠殺未出世嬰兒的規模大到什麼地步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有一千萬人喪生。不過我們並沒有從那場大災難中汲取教訓，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奪去了五千五百萬人的性命。你以為我們真的會見一事長一智嗎？在第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由父母自願交出，任由醫生消滅的孩子，每年竟有五千萬名。換句話說，每年在人間蒸發的孩子數目，等於波蘭和白俄羅斯這兩個國家的總人口。年年都有一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母腹中爆發，共有五千萬個胎兒在駭人聽聞的痛苦中死亡，有的被扯成碎塊，有的被人以腐蝕性的物質活活燒死，或以其他不人道的方式殺害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竟然有人說：不孕症這種流行病正在威脅著世界，全人類快要因不育而死光了，而唯一的出路就是人工受精。

這種講法完全令人難以置信。我們實在沒有道理先殺害幾千萬個胎兒，然後又製造大量試管嬰兒來填補他們的空缺。唯一可以解釋這種荒誕行徑的理由是：有人利慾熏心，想藉著墮胎和人工受精這兩盤大生意來發財。那些鼓吹製造試管嬰兒的人，一方面以欺詐、殘酷的手段，大量毀滅人的生命；另一方面，又以人類最自然的欲望，即養兒育女的渴望，來引人上當。

不過，生兒育女這個造物主放在人性裡的渴望 (創 1：28「你們要生育繁殖」)，基本上是與製造試管嬰兒的科技水火不相容的。愛的真諦，在於造福對方，而不在於滿足一己的野心和

私慾。如果生兒育女的渴望出於真愛，做父母的，必然只願自己所生的孩子得到幸福；但是，以人工的方法來生育，對孩子來說，真的是件好事嗎？

唉，凡是涉及毀滅人的生命，侵犯人的尊嚴的行為，都不能視為好事。聖教會教導我們：「人從受孕的一刻起，就應受到尊重，應被視為人來對待。」(信理部《人性尊嚴：對若干生命倫理問題的指示》4) 試問，在試管裡成孕的人會受到怎樣的待遇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因父母愛情的結合而成孕的權利，是造物主自己賦予每一個人的；可是，在試管中成孕的孩子，卻被剝奪了這種基本人權。(參閱《人性尊嚴》12) 以任何一種促成懷孕的醫學「輔助」方法，來取代正常的婚姻行為，都是違反道德的事。

另一方面，藉著醫學的幫助來消除那些妨礙自然生育的病因，卻是可以接受的。治療荷爾蒙失調、做子宮內膜異位手術、使阻塞了的輸卵管復通，都是使人真正恢復自然生育能力的方法。這類方法消除了不孕症的病因，使夫妻恢復生殖力，但又不直接以醫術干預他們的婚姻行為。在天主的計劃裡，只有夫妻相愛的婚姻行為，才堪當是真正負責任的繁衍後代方式。(參閱《人性尊嚴》13)

那些考慮以「試管」受孕技術來生育的夫婦應有心理準備：即使花了數載光陰，接受了許多昂貴而使人屈辱的手術後，最終也可能無法如願以償。接受人工受精的婦女中，只有三分之一能生下孩子(參閱《人性尊嚴》14)，其餘的三分之二，在自己數以十計的孩子們玩完「俄羅斯輪盤賭」【註】的遊戲後，仍然不能得償所願，沒法把其中一個生下來。事實上，人工受精這種方法，必然會產生剩餘胚胎，而醫生又早有預謀，要把那些胚胎一一毀滅。以往，我們以為這種毀滅胚胎的做法，是由於技術不夠完善所致。但這種技術經過多年改進後，仍有大量胚胎慘遭屠殺，於是我們便知道，其實另有原因。很簡單，這種方法把一個人當做一團可以隨意操縱、挑選、棄置、毀滅的細胞。製造試管嬰兒的專家根本不把殺人視為違反道德的罪行，這就是整個製造試管嬰兒過程中最使人不寒而慄的地方。無論手術成功與否，他們都不把人的胚胎(已經成孕的人)當做人。醫生本來應該尊重人的生命，理當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去救傷扶危，但現在他們竟成了陶工。破損的陶器，他們就砸碎；合格的產品，他們就售賣。不過，他們的收入遠非陶工可比，因為即使連一件「優質產品」也造不成的時候，他們的入息仍然豐厚。

不幸，醫學界這種急功近利的作風也影響了父母對待子女生命的態度。越來越多不育的夫婦使用「試管」受孕這種人工方式來挑選子女。這跟在納粹集中營內所進行的挑選過程有分別嗎？不想要的孩子(例如那些「意外」成孕的孩子)，就乾脆把他們殺掉，毀屍滅跡。還有，以人工方式受精的胚胎(胚胎是處於初步發展階段的人)，必須經歷一個合用則生，不合用則亡的挑選過程。醫生一次把多個胚胎植入母體。他早有預謀，只讓其中一個胚胎生存。如果有幾個胚胎附在子宮上，醫生就會按照汰弱留強的準則，把素質較差的剩餘胚胎殺掉，只把那個最有資格出生的胚胎留下來(假如後來沒有流產的話)。

【註】俄羅斯輪盤賭(Russian roulette)是一種極其荒唐而危險的遊戲。首先，在可裝六顆子彈的手槍內，只裝一顆子彈。然後玩這遊戲的人輪流用槍對準自己頭部射擊，看看誰會僥倖不死，誰會中彈身亡。

在醫學的其他領域裡，沒有人會贊成以一種令人幾乎九死一生的技術來行醫。但這種情況卻在製造试管婴儿的領域裡出現，唯一的理由就是：他們根本不把個別的胚胎視為一個完全值得我們尊重的人，只把他當做其他胚胎的一名競爭對手，以滿足不孕症患者生兒育女的自私渴望。(參閱《人性尊嚴》15)

我們必須一再強調：生兒育女的渴望，本身是美好而正當的。但決不可使這渴望凌駕於任何人的生命尊嚴之上。要孩子的渴望，不能使「製造」孩子的行為變得正當，正如在孩子成孕後，不要孩子的渴望，不能使捨棄或毀滅這個孩子的行為變得正當一樣。(參閱《人性尊嚴》16) 聖教會教導我們，天主普愛眾生，無論是剛成孕的或是已出生的，無論是幼兒、成人或是長者，無論是健康的或是有病的，健全的或是傷殘的，都是祂所愛的。天主所造的世界是完美的。是我們不斷犯罪來破壞這種和諧，給世界增添混亂和痛苦。雖然人有罪，有缺陷，有痛苦，但天主竟這樣愛人，甚至賜下自己的聖子，讓祂為人的罪而死，從而恢復人的尊嚴。天主聖子在十字架上為人犧牲了自己的生命，我們有權把那些祂所救贖的人的生命任意處置嗎？

唉，天主創造並拯救了人，可是在天主台前，人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誰了。我們不知自量，輕舉妄動，竟然以「生與死的主」自居，不知道自己已經走上了一個又濕又滑的山坡。由於製造试管婴儿的技術日益成熟，很多國家已經成立了「胚胎庫」，冷藏著許多備而不用，遲早要加以毀滅的人類胚胎。有人建議，這些胚胎可以用來做科學研究，還可用來採集器官，或者做其他駭人聽聞的事。天主忠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：「在道德上，並沒有可以接受的方法，可以確保這些數以萬計的冷藏胚胎將來可以過人的生活。」因此，他呼籲醫生，要本著良心，馬上就停止製造人類胚胎。事先不製造問題，總勝過在日後事態嚴重時才著手解決問題。

讓我重申已提過的論點吧。一般人都會以為，那些推廣人工受精的人士，一定會反對墮胎、避孕，也會反對那些蔑視人類生命的思潮。但事實剛好相反。基於這一點，凡是有頭腦的人都應該不難領悟到以下這個事實：推廣人工受孕，是敵方在維護生命這場戰爭中所採取的一種攻勢，目的是摧毀家庭，使生育與夫妻之間的愛情分割，最終要把人類毀滅。每個信友都應該認清：這個情況不是個某個特定群體的行動或陰謀所引致的，更準確地說，它是罪惡所引起的後果，而這種罪惡，不但使人盲目，使人受它奴役，還把父母的愛變為自私的行為。故此，我們該為那些陷入罪惡陷阱的人祈禱，並應對人工受孕科技這種本質邪惡，踐踏人類尊嚴的事物，堅決地加以反對。